



01

一張照片，能看出一個人的選擇。意義，也本應是所有人共同的追求。快速的大量生產，磨平了感覺，捲走了意義，一切似乎變得不再重要。緊守初心，攝影師梁家泰與太太在太平洋上飄浮五個月，以旅程取代行程，以慢活取代過活。他們在貨櫃船上生活，每天向大海擲下一個瓶子，帶著朋友的訊息奔向未來，成就意義。藝術家譚偉平是次也參與了「瓶中信」計劃，把香港舊日明信片，拋向未來。

梁 著名攝影師 梁家泰

譚 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 譚偉平教授

+info

譚偉平，1991年獲英國雷丁大學榮譽文學士主修藝術，並於1995年以優等成績畢業於倫敦大學斯萊迪藝術學院之研究院。為藝術地圖之主席及創辦人之一，及為獨立策展人。現任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助理教授。近年嘗試想像「文本」、「物件」和「影像」之關係，反思藝術如何作為一種認知的體驗。

梁家泰，畢業於美國德州萊斯大學工程系碩士課程，1976年回港成立 Camera22 工作室。梁氏為香港專業攝影師公會創會成員，並創立香港攝影文化協會及策劃 2010 及 2012 年香港國際攝影節，曾獲頒發多個本地及國際性獎項。過往 40 年，梁氏曾出版共 11 本個人攝影集和 11 本合輯，曾於香港、台北、澳門和新加坡，舉行共 9 場個人展覽。



02

梁：你真要與一個人溝通時會說些甚麼事情，會令對方感興趣，與你溝通？

反潮流的溝通方式

梁 這次「瓶中信」計劃中你給我舊明信片讓我拋下海，可否說說它的歷史，以及為甚麼你覺得它是重要的？

譚 回想起來，你告訴我有一個「瓶中信」計劃，已是 2013 年尾。那時我在看香港舊歷史，正在做一些作品。我認為，香港的舊明信片可讓我們想像歷史的可能：歷史不是一個定案，而會因為不同的人、不同的觀點而改變，所以我對明信片很感興趣。你的「瓶中信」計劃是放一些東西在瓶裏，再將其拋下海，不知道它會飄浮到哪裏，飄到甚麼時候。我覺得，這件事與時間很有關係，這種時間是一種不知名的時間。你整個計劃最有趣的地方是，不知道（計劃）會如何發生，似是將一樣東西、一個訊息擲向未來。所以我又想反問，為甚麼你會有「瓶中信」這個計劃的念頭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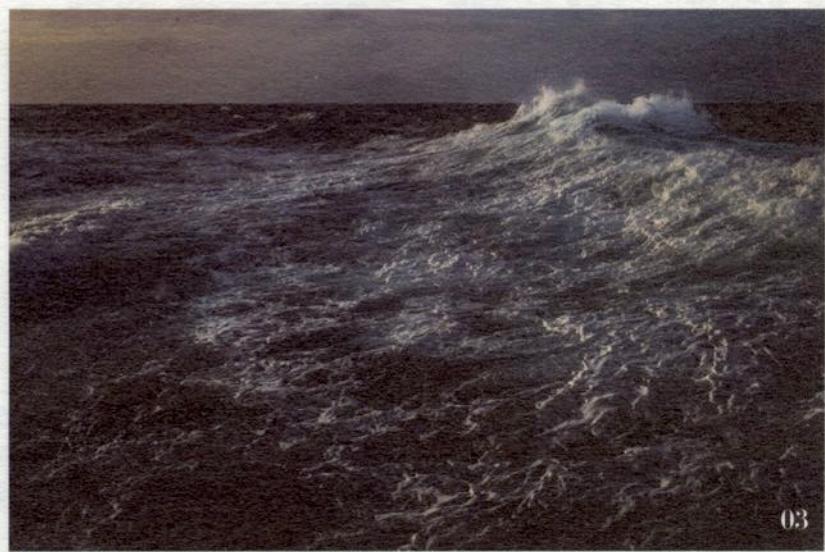
梁 我在想，把信放入瓶內，再把瓶放入大海，是反潮流的溝通方法。現時人與人之間的溝通變得越來越快，越來越緊張，以前我們寫信，個多月沒有收到對方面回覆，也覺得沒有甚麼關係。後來電郵出現，就會想對方為甚麼幾天都沒有回覆？現在 WhatsApp 出現，就會想為甚麼幾分鐘都不回覆？雖然這有助雙

方快速溝通，但另一方面亦構成很沉重的壓力，即你要不停地與人溝通，你沒有時間去想你到底想說甚麼。我上船前就想到「瓶中信」這個概念，當時我向你提及，如果你要寫一封信給一個人，你不知道這個人是誰，不知道他住在哪裏、文化背景，你又不知道他甚麼時候會收到瓶子，甚至乎會不會收到，你會與對方說甚麼？我覺得這是值得思考的事情：你真要與一個人溝通時會說些甚麼事情，會令對方感興趣，會與你溝通？所以我就由這方面去想整件事，而且我會在海上 30 多天，沒理由拋的 30

多個瓶都是我的吧！我就叫了朋友一起來玩。

譚 最初我收到你的邀請時，心裏就想着：很好玩！但後來我慢慢去想，發覺這其實是一種儀式。這個計劃不只是告訴別人是怎樣的，過程中我發現自己亦需要去想，到底甚麼是有意義的東西？這是我作為一個參與者給你的反饋。展覽中看到你那個把瓶拋出海的影片，開始時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鄭重的儀式，但見到你與 Rebecca (梁家泰太太) 好像抽獎般以不同姿勢把瓶拋出去，又覺得很生活化、很好玩。你會否覺得創作與生活化之間的關係很尋常？我覺得你以前的創作比較鄭重，譬如對上一次展覽「都市精神 City Heroes」，不論是拍攝、聯絡、文字、實驗等，你都以很認真的態度去看一個時代的人想說甚麼，對於光影你的處理很成熟，你也知道為甚麼要做這些實驗性的東西。但今次是你有一種形式，這種形式能容許很多變異，整個感覺較放鬆。我覺得這是一個人的經歷影響了你怎去選擇，相比以往嚴謹的你，這次我就覺得比較開放、輕鬆，是不是有這種改變？

梁 這很可能是基於計劃的出發點。沙士發生前 6 個月，我就開始著手做「都市精神 City Heroes」展覽，壓力很大。這個展覽有一個目的，是我想很清楚地向大眾表達某個訊息，那個題材亦要求我要很嚴謹地去做。而這次「瓶中信」



03

01

譚偉平（左）與梁家泰
大談慢活與攝影的意義

02

展覽中的相片以波浪的方式展出，讓參觀者有種身處船上的感覺

03



04

包含很多無法估計的事情：別人拾起的機會很微，對方看到後再給予你答覆的機會就更微，均是不可預測的。所以我覺得在這方面可以「玩吓」，輕鬆一點。我不可以說一個做藝術的人會「退休」，但現在我沒有接專業項目來做。從這方面來說，我可以比較「玩多些」，以前的項目多數要做到好準，即不可以有錯漏，若是以前的我也未必會想到做這個「瓶中信」，因為太多事情太渺茫、很飄忽，你不能夠控制。

攝影師的位置決定視野

譚 是次展覽，我能看到一個過程，好像將你一年內的經歷分開了成三個部分：參與者、你在船上及你去到南美陸地拍攝的照片，重新去思考自己一年內的經歷，或者重新帶出來告訴別人。比較明顯的分別是船上拍的照片及你在南美陸地上旅行的照片，展示的形式很不同，整個感覺也很不同，可否講多少？

梁 你覺得有甚麼不同的感覺？

譚 我覺得次序很重要，我先看了在船上的照片，感覺是非日常的，不是一般我們去的大輪船、貨櫃船的感覺，我覺得其中的思考也挺多的，就如攝影裏講的焦點，甚至乎知面與刺點的講法。你每張照片後面都有一個「摩打」，令到相片「搖擺」，一組照片看起來就好像一個海浪不停地浮動，這種浮動的感覺，讓人不是純粹地看照片的焦點，而是在看一種感覺。那種感覺就是，啊，在海洋裏，或在船上，裏面的生活可以是怎樣的。看到你在南美洲陸地的照片，我覺得好像在跟你逛街。我覺得你之前的作品光暗反差比較大，即你有個黑影在兩邊，突出中間的部分，或者是前面有一個人影擋住你，我會覺得這很「泰叔」，會看到有一些這樣的影子。

梁 這很難說，每個人看到的都不同。但你說的都是對的，是有很多以前的影子。現在看回自己以前的照片，也覺得一個人的風格很難有很大的轉變。如果是畫畫，時間較長，你可以慢慢思考如何去畫，但攝影是一剎那的事情，所以拍攝的時候是很直覺的。而正因為這是很直覺的事情，所以攝影會彰顯一個人的個性修養。我認為自己以前的照片與現在的相差不算大，依舊注重攝影的光暗、構圖。不過你的說法很有趣，我帶你去逛街，攝影其實就是這樣，譬如新聞就是帶你去看一件已經發生的事，所謂街頭攝影即是帶你逛街，因為我覺得某些東西很重要，所以我給你看，我希望你對此有共鳴，你可以認同我的感覺，或因為我的作品而得到啟發。

譚：攝影師站在某個位置要作出選擇是否拍攝時，關係到他／她對於怎樣帶出想像或不帶出一個遺憾的理解。

04

梁家泰在貨櫃船上的作品

譚 跟著你逛亦會帶給我想像。譬如你行到某個位置就停下來，但明明那裏是一個小斜坡、兩間屋的中間，有些事情似乎就要發生。我就會想像，為何前面有人擋道，你仍會在那裏停下拍攝？重點是你怎樣去選擇一個位置去拍攝這張照片。我覺得如何跟隨一個攝影家的觀點是很有趣的。

梁 這是一個很好的觀點。美國六、七十年代一位有名的攝影家 Garry Winogrand 認為攝影最重要的就是你站在甚麼位置，你站在甚麼位置就是你選擇的拍攝角度、時間。你問我，為何當有個人在我前面的時候，我不推開他或避開他再影？我不懂得解釋，攝影對我來說是很直覺的事情。

譚 我見到的是一種 Framing（分幅），一個習慣，即我如何去 Frame 一件事，在你的例子中，如果沒有那個人在面前，那個 Frame 就會好像未完成。你去到小斜坡、一段路，你沒有再往前走，也如我們逛街般，走了一條不明的路已經十分鐘，就會思考我應否再往前行，再看一看？我覺得這是很有趣的，你再向前行，有可能會失望，但你停在那裏就可以保有想像，覺得前面有些事情就要發生了。攝影師站在某個位置要作出選擇是否拍攝時，關係到他 / 她對於怎樣帶出想像或不帶出一個遺憾的理解。我覺得，如何閱讀一張相是有趣的。



05,06

於加拿大被拾獲的「瓶中信」作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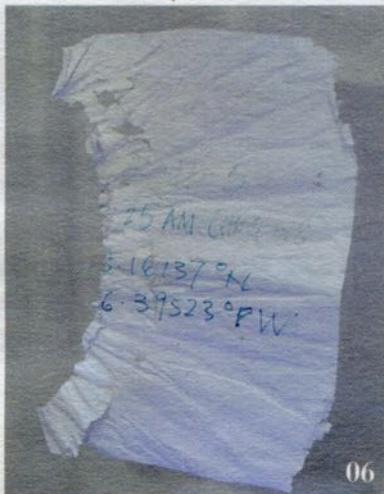
梁：雖然我困在一個鐵盒內，但我想知道，今天與昨天有甚麼不同呢？明天又會有甚麼不同呢？

梁 你說為甚麼行到中途會停，這可能是因為有些感覺，有些事，令我覺得在這個位置可以拍到一張照片。這個感覺是好難解釋的，譬如可以是因為物件擺放的位置、陽光等構成了一個很漂亮的畫面。作為一個攝影師，你會磨練出一種預感，感到「是時候了」，覺得可能會拍出一張好的照片就會舉起相機按下快門，當你按下快門時，你的感覺、思想全都在那一下中。

在日常中尋找異質性

譚 你第一次坐大貨輪，某程度上對你來說都是新奇的，你在船上住了 35 日，在一個陌生卻又每天都在同一個地方去看窗外的景色，大海的景色又差不多。那時你正好經歷兩種相反的經驗，即好像是習慣了一個地方，再去看些甚麼。

梁 Rebecca（梁家泰太太）日日在同一個位置拍攝，她沒有說明想拍些甚麼，但就是在相同的地方，同一個環境下，找出不同的東西。藝術其實就是這樣，人生都是大同小異的，但就要把那些不同的東西找出來，所以那 35 天都在不停地探討、尋找一些東西，尋找今天與昨天的不同。所以那些日子我都在船上周圍走，走到甲板，看看貨櫃，



看看人看看光影，雖然我困在一個鐵盒內，但我想知道，今天與昨天有甚麼不同呢？明天又會有甚麼不同呢？

譚 這是不是在一種很慢、很重複、很仔細的觀察裏，去尋找一種意義？你分了節奏快與慢。慢，算是回應社會快速的節奏？

梁 現在的人去旅行，我覺得太快了，雖然這並不代表以後我不會坐飛機（笑），但坐飛機真的是一件很慘很辛苦的事，機場都是一模一樣的，在飛機中也是一樣的，整個過程沒有由一點去到第二點的感覺，你唯一一個感覺是，去到，然後就出來了，我覺得這個由出發點去到終點的過程應該是值得慢慢欣賞的，所以我選擇了坐船，就是為了這種感覺。坐郵輪要與千多人一同困於鐵盒，唱卡啦 OK 游水跳舞，但不用去旅行也做到啦？我覺得要做些日常生活中做不到的事，才算特別的旅程。在那 30 多天，我們一共拋了 32 個瓶子，拋瓶子是每天很重要的事，我為此拍了影片，在影片中可以記錄拋瓶這個動作的過程中細微的差異。

譚 你看完這些信後有甚麼感覺？你邀請了不同的朋友，當中有是攝影師、藝術家、文學工作者、漫畫家。

梁 我覺得很多書件都至少能夠表現那個人當時的想法，有些是很個人的事，我很喜歡秦美娜的作品，她將生活變為藝術，將未出世的胎兒超聲波掃描放入瓶中。也有些很藝術，譬如尊子那個比喻地球為宇宙中的浮瓶的畫作。透過這次「瓶中信」計劃，我對我的朋友了解多了。

譚 我覺得今次展覽好像在看未來是甚麼，之前的作品似是由一個攝影家出發去看他周邊的生活、人和事，今次我覺得雖然也有人和事的元素，但整個感覺

都是未來的，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多了一點未知的元素。這些年來，你對攝影的態度，看事物的方法，有沒有很大的變化？

梁 「瓶中信」計劃是很 open-ended (開放的)，你說的未來是對的，在於有很多未知之數。至於攝影，我不可以說我有很大的改變，我開始拿起相機時二十多歲，現時七十歲可以找回當時對攝影的追求，對我來說是很高興的，我不可以說我拍攝的東西跟以往一樣，但都差不多了。廿多歲時我都在學如何看世界，學習事物在這個世界如何發生，人與環境的關係。

譚 但那時你是唸工程的，一定有些原因的，引發你有一個很大的轉變。

梁 我一直都喜歡攝影，那時相機不像現在般普及，亦很昂貴，大概是一個月的薪水。工程師的工作十分沉悶，二十多歲時已經受不了，遲點不就要自殺？所以我覺得還是不要做了。當我拿起相機，對這個世界的看法是有很明顯的不同。那種不同是，如果你不明白事情如何發生，你很難可以拍出好的照片。寫文章、畫畫也是同樣道理，你不知道自己要說甚麼的時候，你不會說得出甚麼話，經過思考、人生歷練，你才會知道自己想說甚麼，這對做藝術的人來說很重要，要讀很多書，走很多路，想很多事情。你做任何一件藝術品，都是將你的一生擺了在裏面。我覺得我現在也未走夠路。

訊息泛濫下的意義危機

譚 你怎樣看其他人的攝影？你曾負責策劃、評選比賽。

梁 十九世紀後期，攝影師要背很多個木箱，帶上藥水，找玻璃塗上藥膜，拍了照片立刻沖曬出來，弄乾，才成。即使找人沖灑，仍要等幾天，但現在立刻就可以看到，當事情變得如此容易，要

拍張好的照片就不是技術上的要求，而是需要你的學識、人生經驗、思考，相片才會有意義。按下快門，就是你這輩子的學識、經驗與思考的總和，這時你的照片就會表達出一個概念。我在 Flickr、Instagram 看到的照片全都是一個款，不如拿走你的手機，去看看世界是怎樣的？你可能就可以拍出較好的照片。

譚 我近年在想，捕捉 (Capturing) 與閱讀之間的關係，一張相片的產生，不止是 Capturing 的部分，拍了之後，照片怎樣被閱讀才會產生意義。你在捕捉畫面之前已經有自我閱讀或者選擇閱讀的方式，即因為某種意義及選擇，你才會拍某些東西，最重要的是一張相片的意義就這樣產生了。現時世界傾向將事物「斬件」，即我拍照就拍照，看東西就看東西，很多時只有量多，但真正有意義的東西很少。就如對話開始時，我們提及訊息很多，但要真正找到一句有意義的說話很難，那些人好多時說了都不知道在說甚麼，有意義的事情不曾發生。這與世界注重「量」可能是有關係的：事物大眾化令到大家不再需要意義，只要數量。我覺得，如果將來世界越來越往這個方向發展，當有人拾起「瓶中信」的時候，會不會是一種提醒？提醒大家應該要尋找更有意義的事情，而非不斷製造大量訊息。

梁 現在有兩個人拾到「瓶中信」，都是在很奇怪的情況下執到，譬如一個在溫

哥華的人，真是天時地利人和，如果那天不是風平浪靜，如果那天她不是與其他人聊天，談起有沒有拾過一封信，他未必注意到海上正飄浮著一個瓶，另外那個更加離譜，他是巴拿馬人，但他在泰國拾到，但那個瓶是我在中美洲的海岸、離他家鄉不遠的地方拋下，瓶與人同樣走了半個地球，橫跨了一個太平洋才能會合。我覺得這是件很奇妙的事。現在的確是訊息、照片泛濫，就算你見到一張與眾不同的照片，你會明白它是與眾不同的嗎？你會探索為甚麼有這樣的圖片嗎？我們有這個危機。

譚 現在的人，拍很多照，卻很少去閱讀一張照片。我覺得整個展覽、整件事都有很多提醒的說話，想深一層，正正是我們現在缺失的，你的展覽第一及第二部分在說快與慢，正好回應時代。我常覺得一年裏如果做了三件有意義的事，已經好了不起。我們有可能日日都是營營役役的，真正有意思的事，可能幾年也不會做到一件。

梁 這不一定要很大件的，可能是幾分鐘，靜一靜，看看這個世界，看看這些人，找人聊天，不要在地鐵內不停地按手機，周圍好多事物可以看。

**譚：訊息很多，但要真正找到一句有意義的說話很難，
好多時說了都不知道在說甚麼，
有意義的事情不曾發生。**

+data

浮瓶·浪跡：梁家泰多媒體攝影展

18.03 - 30.05.2016

HKDI Gallery | www.hkdi.edu.hk/hkdi_gallery/2016/oto

將軍澳景嶺路3號香港知專設計學院及香港專業教育學院(李惠利)

